

明·傅巖撰

欽 紀

陳春秀
校點



安徽古籍叢書

明·傅巖撰

歙 紀

陳春秀
校點

黃山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歙 紀/(明)傅 巖撰;陳春秀校點. - 合肥:
黃山書社, 2006
(安徽古籍叢書第 15 輯/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編纂)
ISBN 7-80707-483-3

I. 歙… II. ①傅…②陳… III. 歙縣 - 地方史 - 史料
IV. K295.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113995 號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 資助出版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辦公室

歙 紀

(明)傅 巖 撰

陳春秀 校點 余國慶 諸偉奇 審訂

*

責任編輯 張紅一 胡長春

責任校對 張紅一 封面設計 國 亮

黃山書社出版發行(合肥市聖泉路 1118 號)

合肥中德印刷培訓中心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7.625 插頁 2 字數 137 千字 印數 1500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707-483-3

定價 19.00 圓

凡發現本書有印刷、裝訂錯誤,可直接向承印廠調換。

安徽古籍叢書編印緣起

我國歷史悠久，典籍豐富。我省地處南北之交，學術尤擅其盛。數千年來，哲學、史學、文學、藝術、語言、科技，作者輩出，著述如林，或自名一家，或蔚然成派，多爲中華民族文化之菁華，有裨於社會主義文化之建設。允宜及時整理，以廣流傳。

粵自明清，以至近世，南北郡邑已有涇川叢書、龍眠叢書、貴池先哲遺書、南陵先哲遺書諸刻。一九三一年，復有安徽叢書之編刊，所收皆皖人著作，分期影印。出至第六期，以抗戰軍興而中止。盛業未竟，論者惜之。

今者，中央倡導整理古籍，我省領導對此尤爲關心。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幾經商討，決定編纂安徽古籍叢書。編纂宗旨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批判繼承，古爲今用，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爲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最其體例，約有數端：一、所收皆爲歷代皖人著作，時間一般以辛亥革命之前爲限，根據內容，分類成輯。注意稿本、稀見本之搜輯與傳布。二、整理方式包括輯、校、標點和注釋、今譯。校勘，力求採用善本爲底本，校以他書，或加補輯、編次。標點，採用新式標點。注釋，務求精確，但不作煩瑣考證。整理中，盡量吸收國內外研究的新成果。三、鑒於古籍之特點，所出各書多用繁體字；且版皆豎排，以期一律。四、凡熱心於本叢書編印及捐資助刊者，得於書內題名。

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修訂

出版說明

欽紀，明傅巖撰。

傅巖，字野倩，號辛楣，義烏（今屬浙江）人，少孤，僑居會稽。其「才情詳練，氣宇開朗」（欽紀紀薦剡），「好讀書，工古文詩賦」（嘉慶義烏縣志忠臣傳）。明崇禎七年（一六三四）進士，任徽州府歙縣知縣。傅巖爲官清廉，具經世長才，同僚稱其「襟懷月朗，操履冰清」，「才品兩優，循聲獨擅」（欽紀紀薦剡）。其知歙五年間，「董師儒，嚴保甲，增城堡，警萑苻，緩催科，練鄉兵，救荒暵」（康暉邑大夫傅侯欽紀序），銳意祛奸，重手革弊，兢兢業業，夙夜憂勞，終使歙縣風氣爲之一新。這在明季大厦將傾、千瘡百孔的政治狀況和傅氏知歙期間「連遇旱澇」的自然狀況下，尤顯得難能可貴。無怪乎同僚譽其爲「徽郡第一循良」，甚至「江南第一循良」了（欽紀紀薦剡）。鑒於傅巖的優異表現，明思宗於崇禎十一年敕命褒獎，并擢爲監察御史、南都戶部主事，未赴任。南明弘光朝覆滅後，傅巖與清軍戰於金華，兵敗，與其二子齡發、三子齡熙同時遇害，妻吳氏及長子齡文出逃。清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追謚

節愍，入忠義祠。除歙紀外，傅巖還撰有乘檻草、黃山錄、甲戌紀事、花巢記事諸作。

本書係傅巖擔任歙縣知縣期間所作的詩文、公牘及有關官員對其考薦評語的彙錄。全書十卷，卷首收列明季歙籍官員畢懋康、畢懋良、康暉、吳孔嘉、姚思孝、王文企所撰的六篇序言；卷一紀恩綸，收錄崇禎帝敕命二道；卷二紀薦剡，收錄當時各級官員對傅氏政績之評語；卷三紀贈言，佚闕；卷四問政餘業，收錄傅氏知歙期間所作的詩文，卷五紀政蹟，分修備贅言、事跡兩部分，修備贅言談武備，事跡分條載述其知歙期間所做諸事；卷六紀詳議詳載其知歙期間處理諸事之公文，卷七紀崇闡，收錄傅氏知歙期間爲忠孝節義者所撰的表彰文字；卷八紀條示，收錄傅氏知歙期間所頒佈的禁令和告示；卷九紀獻語，收錄傅氏審案之判牘；卷十紀輿情，收錄徽歙人士對傅氏知歙政績的稱頌詩文。

本書真實記錄了明季徽州的社會狀況，客觀地揭示了當時社會的諸多弊端和危機及『三農野哭』、『萬姓隅悲』的現實（歙紀詳議），反映了明季政治、經濟、軍事、法律及民風民情在縣鎮層面的真實情狀，是研究明史和徽州社會史的重要史料。又因書中所記皆系傅氏親歷親爲的第一手材料，故本書更具有獨特的文獻價值。

該書刻於明崇禎十二年或稍晚，之後未見其它刻本。崇禎本綫裝，四冊；單葉八行，

行十八字；序文單葉六行，行十二字，皆手寫上板；白口，單尾，四周單邊，版心上方標書名、卷次。崇禎本現僅見於安徽省圖書館有藏，古今公私書目皆未見著錄。想該書當時印數既少，又歷明末兵燹，更遭清初禁毀，公私收藏遂告罕絕。如此，皖圖所藏則益顯珍貴。依安徽古籍叢書體例，欽紀本不在列，然因其特殊，故校刊以廣流傳。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辦公室

二〇〇七年五月

序

治以豈弟爲主，不樂爲敢鷙蹕厲之政。嘗曰：『長民者一念睚眦，下必有什伯收其弊者。』吾使人抵伏我乎？無寧使人暱就我哉！又能不爲一切煦嫗，所興舉拔除，輒風雷行，使人內衣食其賜而外重犯法。於是乎不競不綽，斟酌梁肉藥石之間，低昂茫刃斧斤之際。侯視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即其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民情大可見矣。二三子衿素遊，冶鑄者相與謀曰：『此真循良譜也。』及今不紀，令漢廷諸守令專美於前，毋乃令班范笑人乎？於是蒼集成書，名曰欽紀。紀學政則蜀郡之薪樵也，紀明察則潁川之推行也，紀靖變則渤海之蕩平也，紀賦額則內史之催撫也，紀步禱致霖豐穰屢奏則牟密之誠樞也。而諸生長歌短律，黎庶巷畧途謳，各舉所見以爲輿頌。又皆中和樂職之遺，含淳詠德之響也。而龍章鶚剡冠玉其前，美矣盛矣，蔑以加矣！末簡則載南征賦一篇。夫賦者，古詩之流也。今之工詩者不必工賦，即二三大家，賦亦鮮合作。吳明卿晚不敢出其集，曰：『缺騷賦，無以弁。』侯能作賦，直欲控引宇宙以自披豁，從事於先輩所

謙讓未皇者。試一掩卷而按其姓氏，孟堅耶？太冲耶？束皙、應瑒耶？何所不肖？誰得指而曰今之人也？是歙紀一書，即神雀、五鳳之間，所稱彪炳殊尤如公者，寧可一二見也。今上方瑩精吏治，以侯諸治行，固上所寤寐求也。璽書慰勞，行將以治行高等，徵拜爲館閣臺諫，當晉而咨屏軒之間，或評駁諸司章奏，若臚列天下政事，推擇人材，其爲卓識鴻議，即取之夾帶中裕如矣，天子必且大愷矣。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資治尹兵部右侍郎前南京通政使司通政使奉敕提督軍務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順天府府丞三奉敕巡按直隸等處山東、陝西閱視延固二鎮邊務廣西道監察御史中書舍人予告通家治生畢懋康頓首拜撰。

歙紀序

柱下史有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傳曰：『無翼而蜚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兩者相提而論，千古吏治之徵具是矣。夫結繩之世，民心忘，睢睢盱盱，類可澹漠而治。中葉以降，民心熾，治之有標有本，有喜有怒，有文告有案牒，有擊壤興懷，有式歌且舞。其道率根極政事，德澤入人，發乎情，符乎天，止乎義理，厥有自來。邑侯傅公

以名進士來莅吾歙，歙人士聞而喜曰：『是文章經國之彥，神明之長，何來暮乎！』侯至，風聽臚言，洞晰民隱，精採治辦，犁然有當於人心。期年，賢能聲大著，四境旁溢。途有謳，輿有誦，士庶迭賡，詩歌當道，具列薦剡，積之成帙，洋洋盈耳。諸文學因請侯褒嘉王言，宣布詔令及喻懷、南行諸什，都爲一卷，合梓之而題曰歙紀。揚摧一時，治績休美。大較侯爲政悉本胡府令甲，而劑以時宜，精心靈盡，而出以寬大。無鏗急，無癡索，無察淵，無束濕。害馬敗羣者去，民狎於野乎？迎綸吸餌者遠，士願於庠乎？城社虎冠者屏門以內，若負霜雪乎？境嚴謝客之檄，市無折閱之貨，野絕攤錢之戲，平反者得其情，商旅樂遊其邦乎？間者歲比不登，震鄰戒嚴。一切徵兵徵餉，修備修救，羽檄絡繹不絕，中外調度無已。凡此皆人情時勢所極難，侯當之恢恢，游刃有餘，曾無足難。侯者豈非有得於綜理，微密經術，潤飭吏事之明驗歟？蓋侯以葩經魁禮闈，三百篇，政事大宗也。豳風七月章，諸如日月星辰，昆蟲草木，父子夫婦，祭祀燕享，食力助弱之不軌，摭取驗焉？以厚勸民，其葩舉治理何詳？侯咀其精以吟詠，其緒餘施之簿書案牘間，崖略正未易窺耳。然朗情曠懷，賦筆尤奇絕驚人，可稱名世。嘗從暇逡巡過余，欲然自視，若重有嘽嘽茲紀者。余曰：向見侯之治，今見侯之心，詩不云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子輿氏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夫民慮之於心，宣之於口，成而行之，此仁聲也。三代以下，吏治蒸蒸無如

漢。考其治，不過惻惻無華，政平訟理，使民無歎息愁恨之聲耳。吾歙山谷一隅，何足殫？侯彈指治，而一時上下名實相應幾幾，親之譽之。茲紀具在，指日採之太史，紀之司勳，炳琅史冊，揆所自出，猶將侈吾歙於幽風焉。其頌而美，美而傳，有以夫。

賜進士第資治尹正議大夫工部左侍郎通家治生畢懋良頓首拜撰。

邑大夫傅侯歙紀序

吏治文章，未可一視。若侯者，可二視乎哉！侯之爲文，奇巒突地，峭壁插天，酷類吾黃海諸峯，既謁選得黃山長。噫，文字之緣，山谷之響，亦自有聲氣乎哉！而侯之莅茲土，則悉本其平日之所發爲文章者，一一措之於政事。嘗誦其富教之略，有曰：『物力未饒，不足以華國，稚壯俱逸，漸足以累生。自下車來，一惟上遵國憲，下軫民艱，尋常尺幅，不忘媚茲一人，敬我百姓之意。』紀侯者，可得其大概矣。然侯之爲治，惻惻無華，不肯飾虛聲以塗世。歙胡爲有紀歟？蓋自司馬遷作帝王本紀，歷傳以迄近代，有歐陽永叔五代紀，房玄齡晉紀，魏徵隋紀，沈約宋紀，編年紀月，比類屬辭。奕世以下，讀其書，想其人，鱗鱗炳炳燦若列眉，此都人士之有請於侯也。惟是考厥所載，非出侯之所及於士民者，即士若民之

所獻於侯者。侯之所及於士民，如董師儒，嚴保甲，增城堡，警萑苻，緩催科，練鄉兵，救荒嘆者是。士民之所獻於侯，如童之謠，巷之歌，士之賦，官屬之獻納者是。紀侯之及於士民者，見侯之有造於歛也，相如之檄，昌黎之文也。紀士民之獻於侯者，見歛之不忘夫侯也，召公之吟，邠伯之誦也。使後人之莅茲土者，按紀而觀，若睹李龍眠山莊圖，令入山之人信足而行，自得道路；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真覺新令尹之必告，古人殊爲多事。歛寧無籍於紀哉？雖然，紀又寧獨利於歛也？昔魏文侯命西門豹治鄴，曰：『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故耳聞不如目見，目見不如足踐，足踐不如手辦。是紀也，固侯之明而治，治而行，著之可爲令，垂之可爲憲者也。視而效之，天下萬世將有賴焉。侯於是令歛三年矣，戴星之勤漸紓，朝天之期匪遠。行將平臺召對，晉而咨屏軒之間。虛懷諷度，則斯紀取之夾帶中，裕如矣。金甌暗卜，玉燭常調，繫侯之賜。此又余兄弟之舉手加額，冀侯之特簡以爲聖主得賢臣頌者。是役也，天子詢事而考，錫馬而蕃，褒美光寵，方來有慶，木天梧掖之間，虛席以待，且將以經人代翊天步。樂只君子，井收勿幕，寧獨禔福一歛已耶！

賜進士第中議大夫贊治尹奉敕巡撫湖廣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太常寺少卿欽差督催湖廣餉務吏部驗封清吏司郎中文選考功清吏司員外郎典陝西試事通家治

生唐暉頓首拜撰。

邑侯傅父母政紀叙

語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古之治者，以民心爲心。民所向背，而上之考績因焉。故譽於朝不若頌於野，聽於左右不若聽於國人。子輿氏云：『仁言不如仁聲。』聲者，實之孚也。澤門之晰，邑中之黔，彼實有口，孰能防之？挽近實之不孚，而托於名，不可近。豈三代以下猶以名是惡哉？多見其無實也。聲音笑貌不可僞爲，惠心我德，理有自致。若傅侯之於吾歙，則余生平睹記得未曾有也。歙故稱壯邑，今大不然。地介萬山中，人多逐末舍本，皆仰給於四方。穰不能聚三月糧，凶則粒米珠玉，岌岌莫保其生。兼比來萑苻多竊發之虞，杼柚有幾空之歎，苟非仁心爲質，四應長才，未易勝其任而愉快者。侯爲浙之名魁，聲著兩都久矣。幸天子顧念畿輔，假侯以重敝邑。甫下車，即問民疾苦而輕重布之，心靈手敏，動中機宜。比及三年，涵濡化洽，第睹士式於庠，農熙於野，商賈安於市，和氣盎溢，時不爲災，閭閻士民詠而歌之，不能已已。余竊聽其辭，有曰：『練溪之水，可比使君。中何所有？明月披雲。侯束矢鈞金，不入守

藏；四方庭實，不入行馬；嬰瓊瑱環之餽，不入境；稻醴梁糗之奉，不煩里旅。清則實維我侯！』有曰：『自侯之至止，門外無追呼，田家何所有？酌醴焚枯魚。侯明約束，申法令，金夫錢神不敢請謁，足恭利口不敢取容，假狐冠虎不敢爲奸利，橡曹捧手抱牒，伍伯植立如櫛。嚴則實維我侯！』有曰：『意城志壘，片言可摧，門外若盾，門內若衰。車輪爲蟲，微而彰矣；匹練爲馬，遠而昭矣；角弓爲蛇，疑而晰矣。窮象則夏鑄九鼎，理紛則齊解連環，雖有僂巧，安所庸之？明則實維我侯！』余聞之而擊節曰，允若父老之言，誠善頌也！第維今者，邊腹未靖，羽檄紛馳，國計民生，公私交困。惟於恪遵功令之中，而寓催於撫，曲體聖明軫恤之至意於一隅。稍安之日而設防於豫，獨效百年保障之遠圖。此段精誠，自越常調；此番幹濟，方著寸猷。想侯年來所蚤夜嘔心，自靖自矢，未許吾儕窺測其萬一者，意在斯乎！雖公車薦牘，循良設科，黃金璽書詔勞，一歲九遷其官，寧以易此？泰誓有言：『天之視聽在民。』民心聚則天心總。太宰方以侯之最上聞於天，一旦臨軒而命侯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此侯家故事，豈惟一邑受賜，將天下并受其福。余讀侯之政紀，而知今日上下之同心也。繇是而書旗常，勒鐘鼎，斯紀特嚆矢也夫。

舊史氏治生吳孔嘉謹書。

傅侯歛紀叙

盛晚一氓，遼季一吏，陶姚迄茲，一明試車服。論世者輒尚古而庸今，一矯之，旋難今而易古。展也語冰之鮮，克當也。粵稽琴瑟，有依永者，有更張者，以諮倫曠，弗覺也。繇知任盤錯者見根節，器猶未利也。夫吾歛伊鄆首邑，稱明劇羈，理匪今斯，今自傅侯爲之獨不然。侯莅歛畢三祀，一切否易辦者，侯既身之，厥嘉惠我歛，不必弓爲弧，馬爲駟也。游刃腕髀之間而已，黌也，皋澤也，鴻車也，牛郵也。烏用不屋九靡，萑叢鮮經，四封之內不啻庚之策策，辛之堂堂。夫侯允才乎？然歟？獲獲歟？嗃嗃歟？若侯也，不亦倫曠之琴瑟我歛也歟？古今人豈遽不及，往良宰陳太丘、劉東平、韓下邳、孔姑臧尚矣，咸自水火而衽席之。斯聲施至今。若夫衽席之而何有之？何有之而終不蘄便便之，飲食教誨，自時弗諼矣。侯也視古人復何似？侯今茲報政，喜渥元首，爰晉厥階疏，榮厥所生。於是歌舞塗巷者，滋勤勤焉。邑暨鄰若賢士大夫載譜之而紀之，依然康叻也。紀適成，俾余綏在昔升侯賢。書者曰：『山陰姜公，首拔侯春宮者，則進賢傅公，咸余具席，庶常先後親炙其教。』

者也。』湖河源者，何必悶磨黎之，千積石而上，屈者舉者亦識其慨，余即幾幾乎？抑何以謝屈若舉耶？夫媚於天子，媚於庶人，侯洵無間矣。天子崇吏治，方摯而旁求爰立，日殷殷焉。行見商明一傳也，寧直盛晚一氓，邃季一吏，陶姚迄今，一明試車服而已哉！余請日誦說命之終篇，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賜進士出身徵仕郎吏科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通家治弟王文企頓首拜題。

邑大夫傅侯歛紀序

歛紀者何？紀歛傅侯之政治也。千古政治之赫奕史冊者，上不忘敷奏，下不廢謳吟，取其紀之，足以勸後焉爾。然則是紀也，亦猶行古之道也哉。序而張之者何？因其戴星而出，邑無廢事也。因其鳴琴而理，庭有餘閒也。因其書門謝客，片言卻溪上之帆也。因其枉駕求賢，虛懷借席前之箸也。因其拔十得五，校讎鮮冬烘之腦也。因其用一緩二，催科絕暑雨之嗟也。因其祈晴禱澍，持苦類祝洛陽也。因其設庾勸糶，救荒如趙越州也。因其處膏腴而不潤，似孔奮之治姑臧；遇冤抑而能理，若周紆之處廷椽也。土可充糧，不數張堪之兩穗也；亂能使定，何煩虞詡之三科也。昔余歸里，楷模在堂，目之所及不少也。

今碑版載道，耳之所及尤多也。目之所及，以目紀之；耳之所及，以耳紀之。而愛侯者必欲揚之以舌，繪之以筆也。夫筆詳於舌，舌詳於耳，耳詳於目，人願爲其至詳者也。乃目確於耳，耳確於舌，舌確於筆，余願爲其至確者也。詳且確，固仁人豈弟之言，亦王府典則之訓也。天子采風，紀固不減董狐之筆。明堂貢俗，歛亦何慚鄒魯之遺？有侯如是，而不躋之木天，晉之蘭省，以慰聖明樞外之求，當事者之咎也，而安得不紀之也！安得不序之也！問紀者誰？則版築之嫡系也。問序者誰？則史局之舊臣也。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侍經筵兵科都給事中前戶兵工左右給事中冊封德府正使巡視京營翰林院庶吉士通家治生姚思孝頓首拜撰。